

## 纪念

## 好得“可恨”的人

——悼吕雷

□陈世旭

最初接触吕雷是在1993年。那年8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不同省份的作家沿河西走廊采风，吕雷和我都在其中。那时候有几句话：北京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草民，上海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阿乡，广东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穷鬼。作为一个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我对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先富起来”的广东人怀着一种莫名的嫉妒和自卑，这偏见让我一开始极力疏远他。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偏狭。吕雷完全没有我成见中的铜臭和优越感。相反，也许是因为惟一的岭南人，在我们这群“北佬”中有一点落寞。嘉峪关上，他主动邀我合影。塞外炽热的阳光下，年青的我们笑得很傻。他一脸的淳朴，像个大孩子。

回家后我从资料上知道，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吕雷，最富有的是写作。他的《海风轻轻吹》《火红的霞》连续获1980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长篇、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获多种全国性奖项。在广东新时期作家中是继孔捷生、陈国凯、杨干华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甘肃别后我们疏于音问。偶尔听说吕雷在人前对我的某篇不足挂齿的小文章多有褒奖，虚荣心颇满足。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嘛。

真正密切的交往从几年前开始。退休后，我投靠了在广州安家立业的独生儿子。吕雷的热心给了我特别的温暖：退休后他买了辆新车，将邓刚从大连邀来开车，让刚来广东的我跟着他们在广东、海南兜转将近一个月；之后，怕我寂寞，他不时领上我去打朋友的秋风，唐栋、李兰妮、张梅的饭局吃了一遍又一遍。我很不好意思，说要做一次东，他立刻制止：不必，你是客人；看我拿着低水准的工资在高消费的广州过日子，他积极给我揽赚“外快”的活——讲课、作序、给企业写传；又一趟趟找官员、一遍遍写报告，张罗工作室之类，以使我能有一种体面的方式融入当地的文化圈子……

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是那么认真而执著。不论我怎样声明一向与世无争，惟喜清净，恳请他别劳神费力，别打扰公务私务繁忙的官员，别担心我会饿死在广东街头，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只管我行我素。

吕雷对人的好并非自我始。邓刚不止一次与我说

起他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第八期的同班同学吕雷，感慨万千。说吕雷怎样受一位并无深交的西北作家委托，去救助这位作家偶然洗脚认识的一个女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在一片蜂巢般的城中村出租屋里寻到这个完全与已无关的女孩；说吕雷怎样被一位朋友欺骗，而这朋友一旦陷于危难，他依旧疲于奔命，四处求人救之于水火；说吕雷辛苦跑来港商赞助让单位在闹市中心买了建办公和宿舍用房的地皮，房建好了，却没有他什么事，依旧同老父挤在上世纪50年代的福利房里；说吕雷受委托邀请名家做宣传，有的并不怎么名的名家吃了喝了稿费拿了，末了说“我来就是对你们的支持，文章我是不写的”，主办方心里不爽，吕雷自然最尴尬，但是下次组织这类活动，他还会邀请这家名；说吕雷帮助过的有些人在后来恰恰伤害他最深，但吕雷却从不记仇，更不接受教训……说这些的时候，邓刚每次都脸红脖子粗，连作恨声，咬牙切齿：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简直就是好得可恨！

吕雷的认真执著，有性格的原因，更基于他品质的纯粹。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无论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像我这样情趣低俗的人开玩笑过了头，他最多说一声“也不知道难为情”就算重话了。他有极好的家庭教养。父亲刚进城时就是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一生从不向国家伸手。退休了，惟一参加一次老干部出国游，去了一趟法国，一个人在巴黎公社墙前，右手握拳，高举过头，唱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回到宾馆等待返程回国。吕雷几乎是他的翻版。某年在重庆开会，休息期间别人都到处游玩，吕雷照父亲的嘱咐独自去了歌乐山，到父亲几位老战友的墓地献花。在中国作协开会，听他发言，就像听报上的社论，义正词严。那次与邓刚三人行，在大学谈文学，邓刚是一贯的妙语连珠，我因为写作乏善可陈，只能拿我仰慕的名作家的轶事搪塞，吕雷则从怀里拿出一大沓早已准备好的讲稿，脊梁挺直，目光如炬，不时拍案，声调铿锵：“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我们不拿起笔把这个时代的历史形象地记录下来，那我们恐怕很难对得起作家这个称号”，“在我看来，文学仍然要给读者以希望，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促使读者上进，这是作为

一个文学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云云，让包括我和邓刚在内的满座听得一愣一愣的。去年，参加完陈国凯的葬礼回家不久，吕雷突发脑溢血，好不容易抢救过来，刚能在夫人的陪伴下步行，记忆和语言能力尚未完全恢复，听到张贤亮去世的消息，他不顾“静养期间禁止脑力活动”的医嘱，执意写悼念文章；之后接到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的通知，又执意让夫人护送他赴京开会，不能坐飞机就改乘高铁。对我的仅仅因为家务就请假，他颇为遗憾。他去京的第二天，我给会上的刘兆林去电话，得知他不但安然参会而且担任小组召集人平平安安地主持了讨论，一颗悬着的心方才落定。

今年元旦一早，我给他家去电话问候新年好，接电话的是他夫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0天前，他再度爆发脑溢血，送进抢救室就一直昏迷不醒。医院不许探视，只能在监控视频中看10分钟，我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吕雷上次已经跟死神打过一回照面了，这次也一定能缓过来，打算过两天去见清醒的他，听他再次摆脱死神的结巴但一定不快慰、甚至有些得意的声音。他是那么热爱生活，有一次听我说懒得回江西参加体检，他盯住我，正色说，为什么不去？多活几年不好吗？他的生命是那么顽强：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人，从“黑道”到“白道”，从境内到境外，从官商到民企，从太平洋此岸到彼岸，从股市到楼市，从商场到官场，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官到村官，全方位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创业的艰辛和创业者的辛酸苦辣与喜悦的他的扛鼎之作《大江沉重》刚开了个头，他就病倒了。在心脏上装配了两个钛合金制作的人工瓣膜，安静时听着闹钟一样的响声，他又投入了写作。这部调动了几乎所有生活积累的长篇小说出版，被界评为同类题材中的突破性之作，是广东近年来长篇小说取得的最好成绩。接下来，一部探索广东百年风雨、崛起为改革开放一方热土的政论著作《梦寻国运》写出了几十万字；一部反映粤港澳经济合作历程的长篇《钻石走廊》完成提纲；反映水上人家百年变迁的长篇《疍家大江》也纳入写作计划……

元月2号上午11点，忽然接到吕雷女儿吕丹的短信：“我父亲吕雷因脑出血，并发其他器官衰竭，昨晚8点10分走了。因为一直昏迷，整个抢救过程他没遭太多罪，走得很快。父亲一直以来都很珍惜您的情谊。万望珍重！”

善良、真诚、端正、严肃、乐观、进取，这就是吕雷。

这样一个人永远地走了，除了留下多部鸿篇巨制的提纲和开篇文字，给他善待过的人留下了永远的惆怅，给伤害过他但良知尚存的人留下了永远的愧疚。

好人吕雷，好得“可恨”的吕雷，一路走好。挽幛一联为兄送行：

海风轻轻人远去 云霞霭霭犹存

## 珍珠泉

去西王铺报到那天，我在山口等了大半天，才搭上一辆进山的拉煤车。山路曲里拐弯，车子颠簸晃动，30来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扛着行李进了学校已近正午。校长忙接过我肩上的行李，说桂叶早盼着你来了。桂叶是村里雇用的代课教师，家离西王铺不远。

走过去时，桂叶已笑吟吟地等在门口了。

在拉煤车上坐了几个小时，我感觉浑身的每个细胞都灌进了煤屑，只想痛快快洗一把。桂叶从瓮里盛了半瓢水，倒进水瓮旁架子上的盆子里，让我洗。我从网兜里取出自己的盆子，说自己来。正要到大瓮那边盛水时，没提防桂叶已将那点水倒进了我的盆里。我心里就有些不痛快，这么点水，怎么洗呀？想说句什么又觉得不妥，于是只象征性地洗了洗手。

晚上睡觉前，我盛了大半盆水准备洗脸，桂叶本来忙着写教案，见我用水，扭过头看了好一会儿。躺下后，她对我说，这村吃水紧张，以后咱俩洗脸就用一盆水吧。我想，犯得着这么抠门儿？见我没吱声，桂叶又说，这村水比油还贵，挑一次不容易。

以后的几天，我俩虽伙用一盆水，桂叶却总是让我先洗，用水多少也由我掌控。每天早晨，我像在家里一样，先倒上大半盆冷水，再从暖瓶里掺些热水。我洗完后，桂叶将水倒进自己的盆里再洗。她用过的水也不会马上倒掉，先洒了宿舍的地，然后端着盆沿教室门口询问：“哪个同学还没讲卫生，出来吧。”直到确信每个学生都洗过脸后，才将剩下不多的水一泼一泼地洒向教室的地。

我俩的吃水，校长安排高年级的学生挑。每天上午做课间操时，几个大一点的男生担着水桶向村北的山路走去，快上课时才挑着水回来了。村子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挑水这种活儿打小就落在孩子们身上。

有个星期天，桂叶回家去了。我一个人没事，翻出平时积攒下的脏衣服准备大洗一番。可看了看水瓮，水也没多少了。我迟疑了一下，挑起担子朝村北孩子们挑水的方向走去。上了一道坡，又翻下一条沟，见前面沟的尽头围着几个人，有人挑着担子正往那儿走，我也跟了过去。走到那里停下，就有人跟我打招呼，小吴老师，你自个儿来挑水呀，咋不打发娃们来呢？我笑了笑，说没事干，顺便也来看看。一个老头儿说，回去吧，你挑不动，水让他们送。我摇了摇头。

放下水桶，我慢慢靠近围着的人群。这里哪有什么水井？只是一眼泉。泉水从崖壁的缝隙里渗出，慢慢聚到崖下的一个小坑里。刚才跟我说话的老头蹲在那里，右手握着一个白瓷缸，等水蓄得差不多了把水舀到瓢子里，瓢满了，再倒进桶里。每舀一缸水，水坑儿几乎见底了。我瞅着那个崖壁，看着泉水一点点渗出，一点点往坑里蓄积。我呆住了，心想，这里的人们就这样等着水？

我忽然想起了那些挑水的学生，便问，学生们平时也这么等水？那个老头儿笑笑说，“娃们用不着等，娃们是给老师挑水，课前往这里放个小铝盆，就算人已来了，水蓄满了，有人会给他们准备上一担。”我呆呆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正愣怔着，老头儿把他的水倒进了我的桶里，抬头对一个年轻人说：“去给吴老师挑回去。”

“这怎么好呢，还是您用吧。”我不好意思地说。

那年轻人早挑起我的担子，颤颤悠悠地往前走了。

那天回去，我也没去洗那些积攒下的衣服，把它们收在一个包里，心说还是带回家去洗吧。那以后，再和桂叶伙用一盆水洗脸时，我倒的水也刚好淹住盆底。洗

土地与生长  
山校记忆

过脸后，还要将水洒了宿舍，再淋教室。

到了冬天，喝水就更困难了。泉眼四周结着冰，几乎舀不着水了。村里专门派出一个村民负责给我们从5里外的河沟拉水，隔几天送上一大罐。到了数九寒冬，拉回的就是一块块冰了。怕把冰弄脏了，那个村民从罐子里取冰时，总是用一个干净的塑料袋装好，慢慢放入我们的水瓮。我们用水时，锅里先留点水，然后从瓮里捞出冰块，放进锅里加热。这样的水，觉得更珍贵。

如今，离开西王铺已有20多年了，那眼泉却还是流淌在我心里。我把它叫作珍珠泉。

## 水晶饼

第一次见到水晶饼是在桂花嫂的饭桌上。桂花嫂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她的大女儿出嫁那天，我们几位老师自然也被请了去。西王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有事办席面，必得有老师在场。我那时虽然只有18岁，但到哪都被当作贵宾。

桂花嫂安排我们坐在首席上，选了两位她家有脸面的亲戚作陪。招呼大家入座后，桂花嫂对我说：“小吴老师刚来，您可千万别客气，一定得吃好。”来西王铺后，这里的大婶见了我一律称呼“您”，尽管她们明显比我大十几岁。我常常还没应承脸就红了。

坐我们这个桌的，有村长、校长、桂花嫂在市里上班的哥哥和妹妹。我不习惯盘腿，本打算斜靠在炕沿边上随意吃点也就算了，可桂花嫂执意要我上炕。我只好脱了鞋，盘腿坐到里面，坐上后马上就后悔了，脚不知道往哪里伸，腰背好像也直不起来，感觉分外局促。再看旁边的桂叶，倒是比我自然多了。大家见我不怎么动筷子，时不时劝我吃，这个给我夹点蘑菇，那个给我夹块鸡肉。两只方桌子并排拼成的长条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肉和菜。

男客人们都会喝酒，客套话也多，你敬一杯，他敬一杯。他们喝酒敬酒的时候，我俩没少吃，觉得时候差不多了，我就拉桂叶下了地。我的那个学生看见了，匆忙跑进厨房，不一会儿，桂花嫂出来了，“两位老师可不能走，菜还没上齐呢。”我说：“已经吃好了，你快招呼别人吧。”

桂花嫂说：“这可不行，有道菜您肯定没吃过，您说啥也得尝尝我的手艺。”这时，我的那个学生也着急了，拉住我的手说：“老师，您再少吃点儿。”我们相互笑了笑，只得重又返回席上。

那盘菜便是水晶饼。菜一端上来我就被吸引住了，一块块椭圆形的薄片，泛着白瓷般的光泽，佐以红的肉片、黑的木耳、绿的尖椒丝，看着都叫人流口水。轻轻夹起一片，送进嘴里，清纯、滑溜、顺畅、肥而不腻。真是美味，但实在吃不出是用什么做的。桂花嫂的儿子站在地上，仰着头问：“老师，好吃吗？”我点了点头，“好吃，太好吃了。”我刚说要喂他一块时，他早就笑着跑开了。

桂花告诉我，水晶饼是用山药蛋和山药粉做的。做事先将山药蛋蒸熟，去皮后擦碎，为了擦得细腻，最好擦两次。之后和上山药粉，使劲揉搓，揉好后捏成大小薄厚均匀的饼子，上锅蒸，蒸熟后晾凉，再切成薄片，便是“水晶饼”了。这种食物最好的吃法就是佐以炒肉片，既能当主食，又可入菜。

因为对水晶饼印象深刻，我就想学着做，怎么也做不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样子。请桂花嫂指点，她说，做水晶饼最讲究刀功，得用劲搓，时间越长，蒸出来的饼也就越筋。后来，桂花嫂在家里做了几次，特意送到了学校。

那年冬天，我生了病，竟有好几位大嫂送来了水晶饼。那段日子，我和桂叶几乎天天吃水晶饼，一点不觉得腻。

丫丫还不满两周岁，为它作传未免太早。野生乌鸦寿命一般是13年，豢养鸟鸦一般20年，两岁只是它生命的开头，它的生命旅程还长着呢。不过丫丫可是个例外的尤物，几个月的经历，却是坎坎坷坷，几经劫难，有两次还在生死之间。为它作传，原因就在于此。

2013年6月14日上午，阳光高照，预示今日高温。年轻编辑小王听说大院马路边上的花丛里，有只小鸟在地上挣扎。家里曾有养鸟善举的小王和妈妈，于是前往寻找。果然见一雏鸟在挣扎，母鸟见状，顿生救治之心。马上把它抱回家，全力救治，精心护理。小王母亲给它喂食，把火腿肠、花卷等物，用嘴嚼烂，送到它的嘴里，如哺初生婴儿。这一天，对这小鸟来说，真是悲喜交加，降生是喜，险些摔死是悲，被人救起又是喜。

看出来了，它是乌鸦幼仔，于是给它起名“丫丫”。吃得好，长得也快，不到两个月，就出落得像模像样，一身乌黑的羽毛，后背和两翅底下各长一根白羽毛，如同姑娘嘴角长了两个酒窝，格外招人喜欢。这段时间，它开始寻找自由，飞出家里阳台，到楼下那几棵槐树上玩要，并渐渐夜不归宿，乐于通宵栖息在树枝上。

3个月后，它得寸进尺。8月23日处暑那天，它居然越过家属区，飞到报社大院的金台园里，并从此天天成了习惯行为。我们一群群健身的人，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到这里打拳做操舞剑。它也在此时飞到我们中间，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有时停在你脚上，啄你的鞋带，或掀开你的裤脚，啄你的袜子……渐渐有人拿食物讨好它，水果、甜点、巧克力，甚至奶酪。它不惧生人，四周围着人，它独居中间，从容吃食。一边吃，一边昂首晃脑，显出得意状。

有时，它吃饱了，就把一块巧克力或一块奶酪叼走，飞到某处把它藏起来。至于事后它是否重新把它找出来，没人跟踪过，也没人发现过。它的小心眼有多少，没人研究过，不知属于什么等级。不过有科学家做过评价，说它在鸟类智慧“排行榜”上名列第一，是鸟中状元。其后依次是猎鹰、老鹰、啄木鸟和苍鹭。能够模仿人类讲话的鹦鹉，连前五名都没能够进入。

常有四五人围成一圈踢键子，丫丫却在中间跳来跳去，眼睛随着有彩色羽毛的毽子滴溜溜转，一旦毽子落在它身边，就马上叼着飞向场地边的亭子顶上，独自啄来啄去玩上了。人家在球场上打篮球，它也在场上钻空子搞穿插，极像淘气包！见人家一双手套放在球场边上，它叼起一只飞到篮球圈上，不肯还人家。直到人家把另一只扔上去，它想接住，嘴一松，两只都掉地上——它的智商到底差一点。

丫丫的个性是“自来熟”，人家没有邀请，它居然敢进寻常百姓家。有吃的就吃一点，没吃的玩就出来。你窗户没关，它就大摇大摆进去做客。好几家人都见过这不速之客。办公地它也不管：我丫丫进去看看也不行啊，我又不认你们人类的文字！

12月某日，丫丫不到半岁，遭遇了一次人祸。一个年轻人和自己的小儿子玩球，见丫丫在场地旁边，竟然用球摔它。丫丫真是可怜，没招谁没惹谁，它的腿竟被摔伤，流出了鲜血。小王闻讯赶到金台园，把丫丫抱回家。小王的母亲是极富善心的人，此时外出在天津，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的诉说，心里难过得不行。

第二天早晨，丫丫带着伤，依旧来到金台园。我们都看到了，它腿脚瘸了，站在栏杆上时，它用的只是一只脚。两天之后，小王母亲跟着也来了。说到丫丫的伤，她只说了一句：“怎么能这样呢，它只是一只小鸟呀！”我们看得出来，她内心很难过。过了若干天，丫丫伤好了。我们似乎和它更加亲近了，几乎天天都念叨它：“丫丫来了吗？”

认真想来，它真的值得我们亲近。它从来就是善良之物，它的老祖宗就是这样的品格，人类没有任何理由欺负它。它主要取食小型脊椎动物，如蝗虫、蝼蛄、金龟甲以及蛾类幼虫之类，这都有益于农业。此外，因为爱吃腐物和啄食农业垃圾，能消除动物尸体等对环境的污染，又起着净化环境的作用。它还有一个可贵品格，就是终生一夫一妻，从不朝秦暮楚，并且懂得反哺，即当它的父母年老不能找食时，它会给予父母喂食，极尽鸟子之孝。

小王的父亲树森，对它们的情感关系有过观察。丫丫被抱回家后，10天之内都不会飞，那几天常听有大乌鸦在楼下“哇哇哇”地呼叫，他猜是丫丫的父母。10天之后的某日，他们把丫丫送到楼下的一棵槐树上，这时来了两只大乌鸦，站在最高的树顶上，俯瞰着丫丫的行动。将近一个月，天天如此。如此执著，它们是丫丫的父母无疑。想必它们是心怀愧疚——生下孩子却没有保护好它。丫丫会记恨他们吗？没有人知道。倘有《后传》，想必会有所交代。

丫丫与人亲近的性格，有时也因捉摸不透人世间的冷暖而招祸，多情反被无情恼的事件，突然降临到它身上。它的第三次劫难，就是因此而起。时间过了一个年头，丫丫虽然依旧不满周岁，但多少应该成熟些了，但是不，它以为处处杨梅一样花，人人都一样喜欢它。去年春天，它又越过报社大院，飞到墙外的小学操场，学生们正在这里做课间操。它飞落其间，又玩起啄鞋带的把戏，孩子们被逗得无心操练，操练的秩序被搞乱了。学校领导马上命保安予以驱赶，它置之不理，保安于是实施抓捕，并说要把它摔死。好在一位老年女工阻拦，说交给她处理吧。它真算命大，又躲过了一劫。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主人家听学生说，丫丫被学校抓起来了。树森夫妻闻讯赶到学校，要求归还丫丫。保安推说不知道，几经交涉无果。还是小王有能耐，下午一下班就赶到学校，明说是学生提供的信息，学校知道瞒不过，叫保安打电话给那位女工，要她把小鸟送回来，但要小王写保证书，保证丫丫不再来学校“捣乱”，否则它的安全不保。一张保证书据，换回了丫丫。这天晚上10点多，丫丫从双井那女工处回到自己家。

全家喜极而往外看，都犯难了：丫丫不能再出去了，让它成天在家又怎么行？它都野惯了，最近经常在金台